

纹身师

Tattoo Master

谢宏
著

一个关于爱、身体与性的故事



NLIC 2970701697

作家出版社

纹身师

Tattoo Master

一个关于爱、

身体与性的故事。

谢宏著



NLIC 2970701697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纹身师/谢宏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1.5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863 - 7

I. ①纹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77651 号

纹 身 师

作 者: 谢 宏

责任编辑: 安 然

装帧设计: 孙惟静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数: 213 千

印张: 9.5

版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863 - 7

定价: 2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- 引子 /1
- 第1章 杨羽初识朱颜 /4
- 第2章 邀约 /16
- 第3章 疼痛让人飞起来 /25
- 第4章 受伤和慌乱 /36
- 第5章 警察 /45
- 第6章 法院函件 /54
- 第7章 陌生男人 /63
- 第8章 喘息 /72
- 第9章 偶遇 /79
- 第10章 王悦的电话 /87
- 第11章 马由由和艾末末 /95
- 第12章 王悦现身 /103
- 第13章 朱颜的生日 /112
- 第14章 出事了 /121
- 第15章 关于文身 /128
- 第16章 怀孕 /137

- 第 17 章 用什么来拯救爱情 /146
- 第 18 章 别人的手艺 /152
- 第 19 章 愤怒 /159
- 第 20 章 楼法医 /166
- 第 21 章 放映室 /173
- 第 22 章 孤独 /180
- 第 23 章 别墅里的女人 /188
- 第 24 章 理想 /194
- 第 25 章 诡计 /202
- 第 26 章 结业 /208
- 第 27 章 破门而入 /214
- 第 28 章 猪皮 /220
- 第 29 章 妈妈的态度 /227
- 第 30 章 第一次 /233
- 第 31 章 我的作品 /240
- 第 32 章 手艺越来越好 /246
- 第 33 章 婴儿床 /253
- 第 34 章 尴尬 /259
- 第 35 章 周旋 /265
- 第 36 章 王悦失踪了 /270
- 第 37 章 国外来信 /277
- 第 38 章 花朵与果实 /284
- 第 39 章 飞起来了 /290

引 子

我是个纹身师。我名片上是这么印的。杨羽。纹身师。我有一个“文字”工作室，就在深圳东门의 九龙城大厦的某个单元里。它的名气很响，不但深圳人知道，连香港人都知道。

东门一直是深圳最热闹的地方之一。在设立深圳经济特区之初，这里我们俗称是东门老街，后来随着深圳的城市化建设进程，老街逐渐冷清起来，后来经过改造后，才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，又变得繁华喧闹起来。这店铺多，货品选择就多，以至于人流密集。来深圳的游客，本地居民，香港市民，都喜欢来这地方逛逛，买点便宜的东西回去。

到这的人多了，肯定与我有关，至少其中的某类人与我有关。现在我就来说说与我有关的吧。来这的人，其中有些是直接来找我的，这类人来我这里，当然不是来买什么东西的，我这也不是商店，这类人很多，多到络绎不绝，我是忙不过来了。但我自有办法，对那些有求于我的客人，我就采取先发号牌，然后集中竞标，按价排序的办法。我是这样做的，一天我只文一个客人。一来可以减轻我的工作负担，二来可以保证作品的质量，三来可以口口相传。我对这样的做法很满意，有事做，有口碑，我满意，

我的客人也很满意，认为是物超所值。看到他或她脸上挂着眩晕的笑意出门，我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交响乐的指挥，挥手将乐章拉完了高潮的最后一个音符。

这样说吧，走在街道上，如果你留意到，某位男士或者某个女人，他或她，手臂上、脚趾上、裸露的肩背上，有腾云的青龙、怒吼的猛虎、斑斓的蝴蝶、妖冶的玫瑰、可爱的Snoopy小狗、轻盈的蜻蜓、调皮的兔子，等等，这些可能就是我的文身杰作。也许你相信，更多的，是你不相信。要是你有好奇心，或者有兴趣，你可以上前，鼓足勇气问问，或许你会有个意外的收获或奇遇呢。

就我来说吧，我能成为一个纹身师，拥有今天的业绩，想来也算是遭遇了奇遇。这样说吧，这一切都缘于两个女人：一个是我的前妻王悦，本来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就没有关系了，因为财产判决清楚，又没有小孩，该是青菜豆腐般分明的，但由于她的纠缠，我未曾预料的遭遇，使我需要寻找一种慰藉，由此发生了种种故事；另一个就是我的女朋友朱颜。她显得更重要了，所以我得特别提提朱颜。在我离婚后的生活中，我的生命中，我的种种变化，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，让我不禁感叹生命和生活的神奇。简单来说吧，她是个有自虐倾向的美丽女人，我因为结识了她，想拯救我们的爱情，才进而结缘于文身这个行业，并在很短的时间内，迅速成为行内最出色的纹身师，让同行啧啧称奇，觉得不可思议。

其实，不要说别人疑惑，连我对此也感到困惑。夜深人静，月朗星稀，我常常失眠，有时就会自问，我这是怎么啦？怎会干上这行呢？成了纹身师呢？！这多么的不可思议啊！这对我来说，简直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。但常常自己也无法给自己寻找到答案。我说的是我无法得到满意的答案。我就会去问朱颜。她呢，总是

温柔地捧着我的脸，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，端详好一会儿，甜蜜地笑了笑，说，那就让我们一起回忆，一起寻找答案吧。

然后，我就和她一起回忆，那些已经消逝的日子。回忆对我们来说，是一件充满了甜蜜的事。那些欲望，豁达，激情，偏执，欺骗，等等，许多往事，就轮番在我们的脑子里上演，各类人物，各种景色，都交叉纠缠在我们的心底里。这一切的过往，常常让我心中百感交集，思绪万千，心情难以平静，以至于我动手写下以下的这些文字，记录下这个关于爱与疼、仇恨与妥协、愤怒与同情、哀怨与委屈、无奈与自责、怜悯与追问，并带有传奇色彩的情爱故事。

第1章 杨羽初识朱颜

朱颜的皮肤真白，而且还嫩，是真的白嫩。这是我第一眼看见她时的感觉。这感觉我是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，这也是后来我一直对朱颜感叹的。当然啦，朱颜也说过，她自小就对自己的皮质感到自豪。当时，我都情不自禁地朝她走过去了。我到现在还常常想起当时的情景。

进门前，我走了很长一段路。从家里走到她办公的地方，还很有一段路的，天气又热，不走都热，何况还要走那么长的路呢。进门后，我已经浑身冒汗，气喘吁吁的。大厅里虽然开着空调，身体的舒适度逐步好转起来，但我的身体还没来得及凉快下来，额头的汗流到了脸颊，而汗湿的衣服，像身上的另一层皮，牢牢地裹住了我的身体。我难受极了，用手拉开紧贴在身上的衣服，我想让自己松一口气。我还张望着寻找办事的窗口。今天似乎办事的人不是很多。

我喘着气，看见大厅里有两个窗口，里面坐了两个女的。朱颜就坐在左边的那个窗口。她的名字我是后来才知道的。当时我只注意到，朱颜的皮肤真白，首先看见的，当然是她的脸，多好看呀，再看一眼，我看见了她的胳膊，因为当时她穿的是短袖，

胳膊露在衣服的外面，而她的皮肤，是真的白啊，还透着红光，拿晶莹透亮来形容，有点夸张，但也差不多了。以前我看过书中对某些女子皮肤的描写，我认为是夸张，也不相信，现在我默认为自己是多么的无知啊。也许当时我有点眩晕，我没看清窗口上写的字，就径直朝她走了过去。

站到了窗口前，我才看清楚，她侧身对窗口坐了，和我呈九十度角，她的头发不是黑色的，可能染了，是橘黄色的，可能也烫过，有点松散的卷，懒散的波浪，估计是披肩的，都朝后梳，还扎了马尾。这样她那张柔美的脸，就让我暗自惊叹了，同时我竟然又发现，她的右耳，穿了戴耳环的耳孔，它朝向我。我要说，这个发现，是我与她发生故事的一个切入点，不夸张地说吧，这也许就是我和她穿在一起的那个洞呢。

当时距离近了，我看得仔细，我看见她的耳朵上，不是穿了一个洞，而是三个！我看见她的耳朵穿了三个耳环孔！但奇怪的是，只戴了一个耳环，一个白色的耳环。按我的经验，应该是铂金的。那个耳环虽然做得精巧，镶嵌了一颗红宝石，但显得粗暴，强硬地咬进她的肌肤，还发出金属和宝石的光芒。

我移动目光看。她穿的那三个耳孔，不是在耳垂的部位，而是在稍上的耳朵边沿，紧贴脆弱的耳骨，最下面的两个耳环孔是空的，没戴耳环。坦白说，我感到很震撼，有一种古怪的想法，像被什么蜇了一下。又像内心的悬崖，突然有轰然雪崩的感觉。

我站在窗口呆看了片刻。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听到里面的她问，办什么事？朱颜没有抬头，也没停下手中的活。我愣了愣，才微微弯了腰，凑过去问她，在哪换扣分卡？我的驾驶证扣分卡到期该换了。她此时正和对面的同事说话。她听见了，没转头，手却伸了过来，她白嫩的手伸了过来，但有点心不在焉。

我这时又注意到了，她的确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制服，露出白嫩的胳膊。我眼前幻了一下，愣了一下，才将驾驶证给她。她利索地将扣分卡抽出来，将驾驶证丢回给我，然后将资料录入电脑，打出一张新的卡，一反手丢回给我。我想说点什么，但一时找不到词，而她似乎没有正眼看过我，这让我有点失望。我拿了新卡插进驾驶证里，然后抬头看了一眼她。她正和对面的同事说笑。

让我回忆一下，我是怎么出门的。当时我犹豫了一会儿，胶着脚步在大厅艰难地拖着步伐，慢慢地往门口挪去。我出门的时候，扭身看了一眼大门口旁钉住的牌子，那是交警队的办公时间。星期一到星期五。8点到11点30分，2点到5点30分。周末休息。

出了大门，我站在对过马路的树阴下，呆呆地朝交警办公大楼张望了好一会，才转身离开的。我往回走的路上，太阳很猛烈，路面也白花花的，明晃晃的阳光，刺得我眼花，我身上刚刚收敛起的汗水，又开始四处流淌，身上的衣服，也慢慢地像水湿的皮肤，裹紧我的身体。

这时是下午的3点钟。我抬手腕看手表，知道该去一趟邮局，寄一封特快速递。刚才经过的时候，我却没有进去。这做法与我以往有点差异。我做事向来讲究效率的。可以将做事的次序安排得得当而高效率的。而今天，却让我多走了一段路了。这样一想，我心里有点急了，脚步变得急快起来。

在白花花的阳光下匆匆走着，心里暂时将刚才的一幕忘记了。我可能走得有点急了，在拐弯的角落将一个人撞了。一切显得突然，惊吓，心里又有什么轰然倒塌了。我不知道对方感觉如何。而我吓出了汗，是冷汗，我感到身体凉快了一下。

喂！干吗满腹心事呀？我听见钱小男这样笑话我。

我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他。紧张的情绪一下子放松了。还真没想到是他呢。我辩解说，没呀。我说这话的时候，慢慢地缓过神来了。我接着又说，没想到是你啊。我还在喘气呢。

钱小男呢，捡起掉在地上的墨镜，吹了吹上面的灰尘，又急匆匆地说，有事，有点事，我回家有点事。他边说边转身离开。他说，你现在舒服啦！我听见他背对我这样说。开始我没明白他的意思，后来有点明白了，就叹了口气，哎，怎么谁都这么看我啊，这是我愿意的吗？想到这里，我就冲着他的后背说，哪里哪里。这时他已经走得有点远了，但我的话大概他听到了，他边走边回头说，那干吗还心事重重的？我赶忙申明，我没有啊，我只是去邮局办点事。说这句话，身体已经又热了起来。

我不敢确定他是否听清楚了我的话。因为钱小男消失在前面的转角处了。后来我转身继续走的时候，我对自己的行为不禁有点发笑，这是干吗啊，这样的解释有什么意义呢？

急匆匆走了一段，我拐进了邮局，冒汗的身体立刻被冷空气罩住了，这使我镇定下来。我站在大厅的门口处，喘着气，小心地拉了拉身上的衣服，让湿漉漉的衣服艰难地移动了一下位置，似乎这样我的感觉就会好受一些。

旁边的服务员看我四处张望，就走过来问我，有什么她可以帮忙的。我哦了声，说我要寄一个特快专递。她的手一翻，朝斜对面的一个窗口指去。我看见她的手，霍地想到了刚才看见的朱颜的皮肤。我愣了愣，然后才啊了声，朝那个窗口走去，边走边掏了掏口袋，竟然发现是空的！这让我感到十分尴尬，返身出门经过那个服务员的时候，我说，对不起，我忘在家里了。我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我发觉自己忘记了要带的是什么！

我走了一段路，就掏出手机拨号，我给我驾校的教练打电话。

李师傅问我，有事吗？

我大概语气有点冲，说，没事我找你干吗？

李师傅大概被噎了一下，顿了顿才问，什么事啊？

我问他，你有空吗？

李师傅说，什么事嘛？

我说，我想练练车。

李师傅想了一下，说只晚上有空。

我问他，几点？

他说，吃过晚饭吧。

我追问他，几点？

他说，起码要7点钟。

我说，那就7点吧。我说不能再改时间了。我说得有点霸道。

我收好手机，莫名其妙地变得有点焦躁起来。此时我已经离开人行道，拐进公园的小路了。里面的荔枝树枝叶茂盛，荔枝也挂在枝条上摇曳，而低矮的树枝，不时挡住我的视线，我伸手想拽下头上的枝条。我是想拽的，但刚举手，又打住了。我看见荔枝树干上，钉了一个小木板，上面用红漆写了几个字：偷摘荔枝，每颗罚款五十元。我只好闪过，瓜前李下的，我怕说不清楚，只好努力避嫌了。我沿着公园的小路走，就像蛇一样在弯曲的路上游来游去。

我说了，太阳很猛烈，公园里就树阴下有人，他们聚在石桌周围打牌、争吵。放眼四处，都是些闲人，老的少的，男的女的。

老的我好理解，他们或她们退休了，要来公园找人消磨时间。但我发现，来这玩耍的人当中，那些十八九岁二十岁的小伙子呢，他们靠什么为生呢？他们也聚在公园里，不是打牌就是钓鱼，或者就找个树阴下的长椅子睡觉。对此，我真的不了解情况。或许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吧。

此时，只有我是游动的，像蛇一样沿了公园的小路游动，气喘吁吁，身上也是湿的，我都听到汗水流动的声音了，在我身体的皮肤上，后来简直像是在我的血管里流一样了。真的热。里外一样地热。

后来，我还遇见了几个怀孕的少妇，她们或一人独行，或者几人结伴，挺着或高或低的肚子，或缓慢地在身体两侧摆动双手，或走几步，伸手去摸摸肚子。她们的裙脚的下摆被吊了起来，头发有点散乱，脸部有点浮肿，眼神有点懒散，但个个都显得神采飞扬、趾高气扬，她们像我一样游走，只不过是脚步缓慢。我很高兴遇见游动的人，我的脚步轻快起来了。但后来，我望着她们的蹒跚的后背，又不禁想到，要是和王悦还在一起的话，说不定现在她也走着这样的步伐了。想到这里，我笑了笑，说不清是啥滋味。

我梦游似的游荡了一圈后，浑身汗水回到家。你打球去了？我妈一见我就这样问我。自从我返回单身身份后，我妈对我的动态十分关注，够嘘寒问暖的，这让我感到十分不自在，但又无法摆脱这感觉。谁叫我要偷懒，过来混饭吃呢！所以我对她的问题，常常采取支吾以对的方法来敷衍。听到她又追问我的去处，我含糊地说了句话，是什么我也不清楚，我只听见汗水流动的声音。

我进了卧室，抓起一条内裤进了浴室。我听见花洒的水流声

大起来，压住了汗水的声音。我仰起头，让凉冷的水流罩住我的头，我的脸，还有整个身体。我感到那些汗水被凉冷的水赶了下去，流到地面的下水口。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。又张开嘴巴，让口腔注满了水，然后搅动一遍，再吐掉，感觉这样连口腔里的、脑子里的热气也被清除到外面了。

这时候，我妈敲门在外面喊，你要洗热水的呀，浑身是汗不能洗冷水。我妈总是这么大惊小怪的。从小就教育我们，有汗是不能马上洗冷水澡的，说容易得风湿病，还说是经验之谈呢，甚至还举例说明她的说法正确，说谁谁就是不听这话，现在如何受到该病的折磨。

有心事？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妈将饭盛好，将筷子摆在我面前，小心地探问我。

我说，没事。

我妈说，你不要着急嘛。

我说，我没着急。

我妈给我夹了一块肉，说就当是暂时的休息调整嘛。自我离开原来的单位后，我妈就一直担心我的生计问题。她老问一些类似的话，我都有点不耐烦了。她要是不安慰我，我还真没当一回事情，你想了，我也不是笨蛋，智商也没问题，在这个时代，有手有脚的，还会有饿死人这回事吗？可她似乎不经意的安慰，我却将意思反过来看了，看作是认真了，所以我常常感到有了无形的压力，甚至变得有点神经质了，我越来越怕她的安慰了。

我说我知道了。

我爸就有点火了，说，这不是关心你吗？！他常常这样，开始沉默不语，然后突然爆发。

我没有发作，只是没了食欲。我放下碗筷，坐到沙发上，打

开电视。

我妈说，你就吃这么少啊？

我没好气地说，够了！

我没说是饭吃够了，还是意思她说得够多了。我在想另一件事了，瞥了眼墙上的电子钟，那三支指针摆开架势走动，但只有一支针是走出了速度的。我看不出另外两支走动的速度。我只好努力等待它们三支针并拢。这时是晚上的6点钟，香港亚洲电视台开始新闻报道。我的耳朵塞满了世界各地的消息。

我妈走了过来。她还用手指做了个手势，指了指我，我将塞住耳朵的手指拿下。我都忘记了，自己怎么会把耳朵塞上的，又是什么时候塞上的。

病啦？我听我妈是这样问我的。她已经收拾完饭桌，用一根牙签在剔牙。我妈做事总是这么有效率，吃过饭就马上收拾洗碗。我做事的效率，看来也得家族的遗传。见她问话，我说，没有。我这样说，然后站起来往外走。

你干吗去？我妈又追问了一句。她眼睛里满是不放心。

我带上门前，说，要去练车。我的确是去练车。

我边走边叹气，我都多大了啊，我妈还像许多年前那样对我。走到住宅区门口，就看见李师傅的车停在那，蓝色的，带着忧郁的调子，他躺在椅子上半寐。我走过去敲门将他惊醒，他吓了一跳，睁眼看是我，然后和我换了位。我拉开车门坐进去。

吃过了？我系安全带前这样问他。

还没呢。他用手去擦眼角，答了我一句。

我想了想，又将车门拉开，走去路边的一个小店，给他买了一盒牛奶，三个面包，回来丢给他。他一边吃喝，一边给我发指

令，还说，要多练，否则就手生。

我将车子打着火，放下手刹，车子开动了，但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也许离合器我松早了，走了几步就死火了。我今天有点慌乱，赶紧又打火，车子就朝前冲去了。吓得李师傅一脚踩下去，车才停住。我是出了一身汗的。我想李师傅也是出了冷汗，牛奶都溅他身上了。

李师傅骂我怎么搞的，停车不拉手刹，说他教了我多少次了。

我慌张地说，都快一年没开了。

李师傅问我，拿了驾驶证后就没开过吗？

我说，差不多没摸过方向盘。

他说，这怎么行呢？他一边嘟囔，还开导我说，车子要经常摸摸，省得手生了。他建议我多找他练车，这样就能应付不时之需。他还说他给我优惠，比直接去找驾驶学校便宜。我啊啊地低头答应，又将车子弄起火来。

李师傅也算是个老教练了，我学车的时候，老是很难预约到他，不是他没空，就是我的时间不对，有时候为了约时间，还得吵架什么的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虽然我找驾校理论，威胁说要换个教练，但计划一直没真正实行，说实话，他是个认真的教练，虽然有点贪小便宜，但我还是能理解的，找他带的人多，说明技术还可以，虽然满师的时间长点，也算是值得的，所以我一直跟了他学，吵架是一回事，学车又是一回事，他也还好，并不因为吵架就给我偷工减料。这倒是让我敬佩的地方。

我和李师傅边说边开，慢慢就顺手起来。我专挑人多的路走，李师傅就比较紧张，话就少了，等到人少点的路段，他才放松点，话又多起来，和我说点女学员的笑话。以前学车，常听他这么唠